

(香港) 梁凤仪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香港最新畅销书
归航之

日落紫禁城



香港最新畅销书

归航之

日落紫禁城

(香港) 梁凤仪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字 97 01-97-005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落紫禁城/梁凤仪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9

(归航系列)

ISBN 7-02-002453-X

I. 日… II. 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4658 号

责任编辑:彭沁阳 李昕

“归航”题字:曾宪梓

书名题字:黄宜弘

封面设计:冯嘉希

美术编辑:徐中益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11 千字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9.875 插页 3

1997年9月北京第1版

199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

定价 12.50 元

献 辞

为什么英国曾有过这么多殖民地,只有香港,能由一个荒芜的小岛,发展而为今日世界闻名的财经都会?

为什么香港会如此的独一无二?如此的出类拔萃?

最主要之作用是香港的人口有百分之九十多是中国
人。

中国人一向都刻苦耐劳、坚毅勤奋,有吸收知识的敏锐和能量,有勇于创业的才华和精神,有适应环境的聪明和矫捷,有承受压力的忍耐和韧力。

谨以《归航》献给

在香港兴家创业的中国人

并祝愿

香港顺利回归祖国

持续繁荣稳定

序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香港要回归祖国了。

一百五十年前，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使香港成为英国统治的殖民地。

今日，世界各国各地，不论持何种政见，属何个政党，为何种民族，是何个国家，都不能、最低限度不好意思否认一个国家以输入鸦片被禁为借口，以武力侵略为手段，达成占据别国领土的目的是一项不公平的行动。

香港成为殖民地是国耻。

国耻必须昭雪。

还我公平在望之际，我有幸成为这一代的香港人，能够如何表达我的骄傲、安慰、喜悦、喝彩和欢呼呢？

最具体的方式就是以我的笔写下我的感受。

于是，我决定写一个跨度一百五十年的小说，从一八三八年，广州发动万人大示威，抗议外国势力干预中国政府处决中国烟贩，继而林则徐大举禁烟，而至鸦片战争开始，一直至中国国旗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凌晨在香港升起飘扬为止。

以我极有限的才华天分，加上今时今日，我仍营营役役地在商场上干活，没有时间钻研学问和锻炼文学修养，能为庆贺与纪念回归赶写《归航》无疑是我创作上一个极大考验，吃力得几乎不胜负荷。

可是，无论如何艰苦，我都会竭尽全力完成它。

虽多年写作，却从不奢望作品能在文学领域内占一席，也从不担心舆论的毁誉，更从没有想过歿后之名。我认为从心所欲，把故事写出来就是我最高的成就，就是我尽责的行为，就是我至大的快慰。

写不出来，什么志愿、什么理想、什么责任、什么成绩，都属空谈。

《归航》以显浅简易的文字写成，盼能让我的广大读者们，通过有趣奇情而又贴近历史和现实的故事，对香港这一百五十年来的概况有一点认识，尤其能对我感受最深刻的近十五年，在香港发生的种种过渡期社会人心状态行为，有所感应和共鸣。

《归航》的第一卷《日落紫禁城》大约用了半个月时间写成。之前不断抽空阅读参考书，其中《昨天》一书给我的帮助至大，《昨天》是一本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文学，作者麦天枢和王先明做了极精细的资料搜集，议论独特，文字超逸，内容丰富，没有此书的启示和借助它的材料，《归航》的《日落紫禁城》不可能如此顺利完成，于此谨致谢意，并对如此有成就的报告文学致崇高致意。

我也要多谢丈夫黄宜弘。这一年来，为了专心安排拙作演绎成电影及电视剧，我终日离港奔波，最近决心完成《归航》更将在加拿大闭门苦写，因而没有尽妻子的责任好好照顾丈夫，让宜弘连月承受寂寞，宜弘非但从没有怨言，还不断地予我鼓励，真是太令我感激了。

最后最紧要是多谢我的读者们，真的，没有你们这些年的支持鼓励，我不可能有今日，更不可能有胆识和勇气尝试写《归航》。

一九九六年七月八日凌晨

道光十八年，即公元一八三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广州的清晨是冷冰冰的。

在商馆区外的广场，尤其是一片萧条寂静。

偶然扫过地面的一阵寒风，卷起了几片枯叶，发出了沙沙的声响，更加重了一种透心渗骨的苍凉气氛。广场周围如果不是巍峨的商馆式建筑物，而是一排排的石碑，就像足了鬼域。

没有人走过广场。

每天一早，商馆区的各个商馆门前，必有升旗仪式。

这天，也显得特别。

不知什么时候，英国与美国使馆前的国旗给扯上了，却只升到一半。

那印有几十颗星的花旗与米字旗各自在旗杆的腰部撑起来，迎着时劲时缓的寒风，飘扬着。

英国与美国国家出了什么大事，连在中国国土上的商馆门前都要下半旗？有值得举国悲痛的事发生了，要以国礼致哀吗？

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理会，也没有人关心。

广场在旭日初升之后，依然没有热闹起来，这无异跟平日的情况并不一样。

反常的沉寂肃静持续了近一个时辰，突然石破天惊地

锣鼓喧天，人声鼎沸，自远而近的叫嚣吵闹欢呼夹道而至，终于把整个广场的空间都霸住了、占据了、填补了、塞满了。

涌现的是一群接着一群兴高采烈、喜形于色的广州市民。

他们拖男带女，扶老携幼而来，聚集在广场上。

未知真相的人，一定会猜测他们是为了一个特殊的节日赶来参加一个难得的墟期。

人群之中有一对年轻兄妹也在眉舒眼笑地伸长了脖子，等待什么会更令他们兴奋的消息。

“怎么还没有来呢？”做妹妹的叫顾贞，有点急不可待，轻声问她的哥哥顾力。

顾贞的一张脸细白洁净，眉是眉，目的目，清清楚楚，绝不含糊。

她，无可否认，是美丽的。

顾贞抬眼望着她的哥哥，顾力五官相当俊秀，他的眉毛浓密，尤其显出性格。

顾力非常肯定地回答说：

“就快来了。”

顾贞私心常想，是要像顾力这样子的男人才能嫁。

哥哥的好处实在多。最最令她心仪的好处，还是在于顾力常常挺起胸膛来保护她。这让顾贞觉得只要哥哥在身边，天塌下来也是等闲事。

只这一点，顾琛，他们的父亲就办不到。

不只办不到，而且还……

顾贞不愿意朝这个方向想下去了，一念及父亲的不长进，她就生气。

脑海里只要浮起顾琛躺在床上，嘟起他那张薄薄的、已

然污黄的嘴唇，拚命地往那根烟杆子吮吸的模样，顾贞就五脏六腑都绞动起来，不舒服得想吐。

一家四口，只有善良得近乎愚钝的母亲朱菁，才心甘情愿容忍父亲那副德性与那番行为。

完全没有理由支持顾琛吸食毒品的。

偏就是母亲，一边流着苦泪，一边双手奉送自己与儿女的血汗钱给顾琛，满足他邪恶的欲望，让他在吞云吐雾之中享受他的残生。

顾力兄妹曾经极力反对过母亲对父亲的这种纵容。

可是，无效。

当顾力尝试劝服母亲收起一两个子儿傍身而被父亲发觉之际，一个吸食鸦片的烟精，举起他干瘦如柴的手，抽尽他体内的能量，挥动着那根烟杆子照头照脑地就打他的妻子，叫朱菁的眼角立时爆裂，流了满脸艳红得发亮的鲜血来。

直至顾琛自觉手臂有点发麻了，才稍稍停住。回转头来，顾琛眯起他本来已经细小得几乎见不到眼珠的眼睛，瞪着教唆妻子造反的顾力，悠悠然道：

“你很爱你的娘是不是？她十月怀胎，眠干睡湿地把你抚养成人是不是？你打算以什么方式报答她的养育之恩了？没有想过吗？让我告诉你，你不能不离开这屋子，整天整夜地看守着她，对不对？如果你一走出去干活的话，就有人打她个半死，她也是挺凄凉的。”

“爹！”顾贞惊叫。

她下意识地冲前去，要跟父亲理论。

顾力把她拦住了，示意妹妹只应站在他身后，别跟一头没有人性的疯狗当面对质。

顾琛知道顾力心上想什么，他冷笑道：

“你们兄妹俩是同根生的呀，来吧！团结起来对付我吧！告诉你，你娘给我揍死了，她还是姓顾的冤死鬼，她这一辈子跟定了我了，肉在砧板上，她能怎么样？外头世界，海阔天空，你俩要走得远远的，尽管去吧！你娘是决不会走的。”

顾琛并非胡扯，他看准了妻子的心。他更死捏着中国传统道德变成的金箍圈，紧紧地往朱菁头上扣，叫她这辈子有再大的本事，也要像齐天大圣臣服于如来佛的手下般任由他顾琛摆布。

朱菁的确语重深沉地对一双儿女劝说：

“你爹知道我，说什么我也不会离开他。”

顾力道：

“娘，他会打死你。”

顾贞紧紧抱住她母亲的腰，把头伏在她的腿上，哭道：

“娘，娘，你决不能枉死。”

“就算死，我也是顾家的鬼，你爹不是说了吗？我这一生就是这个样子了，我认了命，不悔不怨。当年是我爹我娘给我订的一头亲事，如果我抱怨，如果我反悔，就是对他们不起了。”

朱菁轻轻用手抚着女儿那头不受营养不良的影响，依旧乌光水滑的秀发，再抬眼看着自己那英伟而驯善的儿子，说：

“我决不会为你们的婚事做主，你们自己慢慢地挑。挑到好的才嫁、才娶，我盼望你们在择偶上有你们的福分。我们的那个指婚的时代就到我为止，真要结束了。可是，我既然嫁了你们的父亲，今生今世，决不会离开他了。以后，他

的事，你们别管吧！辛辛苦苦能积到半个子儿的话，你们收藏到什么隐秘地方去，就别让我知道好了。就算你们有了长远打算，要离乡背井，闯新天下，做娘的，也明白，决不会怪你们。”

“不！”

除着顾贞一声凄惶愧悔的惊叫，兄妹俩齐齐跪倒在母亲跟前，哭着道：

“娘啊，我们决不离开你。”

生生死死，都是一家人。

五千年文化累积成的思想，根深蒂固地种植在人心，谁能否定了百行应以孝为先，再有不是的父母，还是亲爹与亲娘。

于是，母子三人抱头痛哭，哭过了，还是照以往般活下去。

兄妹的委屈只有全倾注在父亲吸食鸦片的行为之上。

因而把贩卖鸦片的英国洋鬼子以及那些跑在烟商屁股后头乞讨生意、洋洋得意地做起鸦片买卖来的烟贩，恨之入骨。

广州城内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英国烟商贩毒罪该万死，但他们不会死，因为有他们的国家为他们撑腰。

可是，身为炎黄子孙，大清皇帝的子民，竟然帮着洋人，当个毒品分包销当得额首称庆，那就真个罪无可赦了。

所以，顾力兄妹一听到群情的汹涌，民心所趋，以致广州官府也作出了史前无例的裁决，把个广州城内名字响当当的中国烟贩许金水处决，真是欢喜得连做梦都会笑出来。

处决许金水的决定作出了之后，认真是满城传诵，官民

同庆。最奇怪的是一向有行贿受贿陋习的官场，竟然没有在这场官司之上闹过一个半个笑话。连许金水的妻许杨氏，四出奔走，拜托亲友为她找路子营救丈夫时，也遭到意想不到的困难。人们没有敢插手去管这宗事，实实在在是众怒难犯。在鸦片烟弥漫着，薰得乌烟瘴气的广州城内，群众所受的压力已经到了极限，像活火山内的溶岩沸腾到不能不往外喷发似，终而一泻千里，锐不可挡。谁胆敢阻挡去路，怕不被立时三刻烫焦才怪。

今日正是许金水行刑的日子，商馆外才涌进上万的市民，争看这场大快人心的热闹。

故此，当天真纯直的顾贞在广场上等得有点不耐烦而引起担忧时，她哥哥顾力就安慰她，重复说了两遍：

“放心，不会有变。”

顾贞实在还有点放心不下，于是昂起她美丽而带迷惘的一张脸，继续追问她哥哥：

“为什么你有信心不会变呢？这许金水平日无恶不作，势力大得很。”

顾力不屑地扯动嘴角，笑出声来，道：

“恶人终归有恶报，若然未报，只为时辰未到。可是，这批为图私利而贩卖鸦片给自己同胞的中国人，灭亡的时辰到了。别说是一个许金水，你看，这阵子广州城内的大窑小窑，逐个逐个给官府查封起来，为什么呢？告诉你吧！……”

顾力像对一个小孩子般，兴奋地用手轻拍妹妹的头，再说：

“是大势所趋，皇上禁烟的决心下定了。”

顾力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

二

罂粟其实是大自然生物中，一种异常美丽的草本植物。

当罂粟在原生土地上，迎着微风，轻轻摆动着她那翠绿的枝干，使带着锯齿的深绿叶片与颜色鲜艳的或红或白或橙的花朵时，更似一个含苞欲滴的美少女，当她偶一回首，瞥见了心仪的一位俏郎君时，不禁有点忸怩不安，也有点手足无措。是应该再借故回头多望对方一眼，抑或赶快垂下粉脸，朝地上望去好呢？

不管是哪个取向，风中摇曳的罂粟与含情脉脉的少女，姿态都是娇慵婀娜得叫人喜爱的。

罂粟本身并不邪恶，可惜的是有人发现可以把她的乳汁提炼，在晒干发黑之后，一旦流窜到人体血液之内时，就是极其恐怖的一股邪恶魔力。

好比一位倾国倾城的绝代美人，一旦想歪了，被四周利欲熏心的一大堆乱臣贼子所利用、所控制、所调配，就可以叫她成为毁国灭族的大罪人。

其实鸦片流入中国国土之后，从民间到朝廷，警惕性的声音一直在响着，毒品的遗害是朝野上下都知晓，都有采取相应行动去禁止它的横行无道的。

早于雍正七年（公元一七二九年），距离鸦片战争一百一十多年前，朝廷就已颁布过禁烟的条例，规定贩鸦片者要枷囚一月，发边充军；对开办烟馆者，刑罚更重，可以定斩监

候的罪名(即是死缓罪)。只是对吸食鸦片的人没有明令处罚罢了。

乾隆年间,对烟贩的刑罚又加重了,除了枷一月,还要受杖刑一百,发边充军三年。如果侍卫官吏知法犯法,罪加一等。

到了嘉庆即位,禁令更严,不管鸦片有没有别的无伤大雅的用途,这位坐上龙位不久的皇帝,干脆取消了海关鸦片税例,严禁进口,也就表示了他堵塞鸦片可以在中国国土上合法出现的借口,并且老老实实在把黄埔港内长年大月停泊的鸦片船只全部驱逐出内洋。

嘉庆帝对付日益横行的鸦片,最有力与最明智的一个做法是开始擒拿“家贼”。

广东俗语所谓:“日防夜防,家贼难防。”这句话深得嘉庆帝之心。

禁烟要上下一心,要立法者与执法者都同仇敌忾地对付烟贩,才会有成效。

上历雍正、乾隆两朝,烟愈禁愈流行愈猖獗,其中一个原因是坚守自盗。

不少贪官污吏日益兴高采烈地以禁烟为借口,向有关烟贩、开烟馆者,甚至是烟民索取放他们一马的报酬。通过了行商,他们自英国烟商处收受的利益无数,且是明目张胆地、光天化日地进行着。

行贿者与受贿者一旦如鱼得水,相得益彰的话,禁烟只会成为当官的财路,也把烟贩们的顾忌减到最低限度。

嘉庆帝开始对付鸦片烟最盛行之地的广州官员,再三下令总督巡抚要对阳奉阴违的官员惩办。

到了道光即帝位,他既秉承先帝的做法,也面对因鸦片

走私而使外流白银增至数百万两的数字，更无法不奋发图强，决心在禁烟上下一番功夫。

不错，在历史上，道光皇帝是个禁烟天子。

他的这分宏愿大志，同时使他成为把中国国土割让给外国人的第一个中国皇帝。

结果跟他的理想无疑是天渊之别。

道光皇帝最大的不幸，其实是他刚处于一个西方文化要挑战东方文化、西方强国要侵略东方土地、西方经济要凌驾东方道德的时代。

他的努力、他的奋斗，甚至他的挣扎，显然是个人的、狭隘的、无法不是白废的。因为中国已到了不能再闭关自守，不能以皇帝为一言堂的所谓国际年代了。

一切都为时太晚。因为鸦片早被英国人选中了，作为他们雄图大略地扩张帝国与霸权主义的工具。

上百年的禁烟历史，使人们看到了鸦片运入中国惊人递增的数字。

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年)，输入二百箱。

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七年)，输入一千箱。

嘉庆二十二年(一八一七年)，输入三千六百九十八箱。

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输入四千七百七十箱。

道光七年(一八二七年)，输入一万零二十五箱。

到了道光帝忍无可忍，重用林则徐，前赴广东禁烟的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也就是广州官府与人民同心同德地抓了最大的烟贩许金水往广州商馆区广场行刑的同年，输入的鸦片已经达到二万八千三百零七箱。

鸦片的毒害其实是人人皆知的。

吸食者如同自废武功的人，在人生之旅上已等于手无

寸铁，他们带给家庭的是极度负累，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者不知凡几。为社会亦凝造成一片愁云惨雾、荏弱衰颓的风气，把中国人的精神道德推到悬崖边缘，差一点点就摔个没影儿。至于给国家民族带来的祸害，更不待言了。

整个清朝的对外贸易历史，尤其是道光年间的，对英国贸易的历史，其实只是一段禁烟的历史。

把鸦片运进中国来的英国，在积极参与编织这段历史的过程开端，多少还有点仁义上的顾虑、道德上的腼腆、法律上的汗颜、良知上的羞耻。毕竟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事。

然而，当鸦片烟的投机生意为英商的钱包引进巨利，要他们为了仁义、道德、法律、良知而付出太太太高昂的代价时，他们就产生犹豫与不舍，最终是决定见利忘义了。

白花花的银子还是至高无尚的。

在道光未派林则徐去广州禁烟之前，英国最大的烟商渣甸就曾毫不忌讳地对英国其他商界朋友极力推荐这门生意，道：

“世界上任何投机生意都没有比运鸦片去中国更能赚钱，而且更简单，更安全。”

附和他的另一名大烟贩颠地，作了最合情合理却最令中国人蒙羞的补充，他说：

“当一群肥羊在山头上走动，最令虎视眈眈的野狼喜出望外的，就是发现原来牧羊人不介意渎职和失职。”

贪污者已经表态，愿意接受馈赠，行贿者就不必却步不前了。

这一切的背景，使道光十八年的年中，在北京紫禁城内的道光皇帝，夜深时分，独对龙案上那本黄爵滋提为《严塞

漏邑以培国本折》的奏章唏嘘不已。

道光皇帝在读折之初，其实是既惊且喜的。

他早有大刀阔斧根治烟祸的心思与志愿，为此，以敢言见称的黄爵滋得以由正五品的工科给事中，晋升为正四品的鸿胪寺卿，就为他极力主张禁烟。

道光皇帝需要敢言之臣，他才可以成就为一个纳谏之君。

名臣贤君永远是牡丹绿叶，相得益彰。

然而，这一次，黄爵滋所奏，是敢言之极。要有多大的胸襟，多大的勇气才可以将臣下的一番理论和建议，赴诸实行。

简单一句话，黄爵滋恳切陈奏，要皇帝下令天下，吸烟者均要被处极刑。

这要实行起来，是何等样的一件大事。

黄爵滋的这份奏折无疑是大胆至极的，可是，也实实在在的言之成理，很能打动皇帝的心。

奏折中力陈鸦片对中国之祸害，并提供了最具体的最有效的根治办法：

今天下人都知漏银原因是鸦片，所以到处都在议论堵塞之法，可是却不知道究竟怎样才能堵塞。

之所以耗银无数，在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是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

谨请皇上准给一年期限戒烟，烟瘾再大，没有不能断绝的。一年以后仍然吸食，便是不守王法的乱民，处以重刑，无不平允。过去吸食鸦片者，罪仅枷杖，重的不过杖一百，徒刑三年，都是活罪。而断瘾之苦，苦于枷杖与徒刑，因此不能断绝。若处以死罪，则临刑之惨急，更苦于断瘾的煎熬，可想其情愿断瘾而死于